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夜雨秋燈錄 麻瘋女邱麗玉

淮南禹跡山，林壑深幽，神龍窟宅也。至明季，始有居人，漸成聚落。陳生名綺，字綠琴，亦卜居山麓。父，母黃氏，耕種習賈，能小康。生年□五，善讀。母僅有弱弟，名海客，游粵之某郡，貨殖得資，遂落籍。至是母病革，私執綺腕，泣曰：「為母死後，汝父必繼娶。廬花衣今古如一轍；汝窮促，可遁粵，尋依舅氏。」並私以所蓄數□金，與作旅費，生泣受。母歿，父繼弦烏氏，果悍惡如母言，朝夕不能容，遂詣母墓痛哭，留書父枕側而去。跋涉幾半載，至則資耗而舅杳，遍詢■■無其人。斃斃走村郭，漸以乞食度命，深悔孟浪，時思遡回。

一日至郭之東，有檳榔樹覆柴門，方引吭唱蓮花落，內有短髯赤面一頰白叟出，睨生詔曰：「小乞兒，子何貌之文，而音之悲也？」生曰：「腹有詩書，焉得不文；落魄窮途，焉得不悲？」曰：「何得至此？」生遂自陳鄉貫，述尋舅狀。叟默視生曰：「子舅其黃姓海客，面白多麻者耳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客死於此久矣。渠生為某巨室司會計，善營運，娶青樓女。病歿，女竊資隨僕遁。老夫與渠有杯酒之交，代市具，葬東郭尼庵側大柳樹下，墓樹短碑者是也。」陳伏謝，逕至所指處，果得舅墓。問庵尼，亦如叟言。遂呼舅哀哭，祝曰：「舅若有靈，佑甥生還，當負舅骨返祖域。」尼憐之，餐以豆粥，語云：「子所遇叟，姓司空，名渾，與汝舅有素，第往祈援手，切勿道方外饒舌。」

明日，生見叟遽呼司空伯，驚訝曰：「小子何得知吾姓？」曰：「且知我伯名。」即詭云：「夜宿墓下，夢舅氏詳告，且諭乞援。」叟愕然曰：「僕與渠，原無車笠盟，不過曾覲面。雖然，當為子徐圖，盡寸心。」三日後，以緋袍一襲贈生，慨然有德色，且說生云：「僕清貧，無豐贈子，諒可原。幸鄰郡某山中，有富室邱丈，本僕之葭莩也。老夫婦生有嬌女，名元媚，字麗玉，年與子等，貌則鮮麗，擇婿眼高，雀屏無選。子雖貧，而清才雅範，此間無與比儔。僕作函代子執柯，往就甥館，邱丈必有厚贖，尚不足運舅柩返鄉歟？」陳生聞之，請思其次。問何故，曰「姪家山野，荊布簪紒，恐富室千金，未能習慣。矧彰彰入贅，能任坦腹人乘龍自便者乎？」叟撫掌，曰：「迂哉，書癡也！是不過攫伊財耳。茫茫天壤，渠於何處遁逃亡婿？」生計窘，姑受函往。

至則渠第峨峨，春深獸鎖，司閽人見其落拓，叱遠立。及函入，兩少年出，揖客云：「奉嚴命，恭迓玉趾。」知為翁子，隨入。見棟宇庭院，俱類世家。一偉丈夫，修髯過腹，立階上，生趨與展謁。坐間詢司空氏起居。旋白夫人來，兩婢扶一四□餘美人出，翁曰：「此山荊也。公子既司空世好，與寒門誼即通家，敢以妻子相見。」生又展拜。婦凝睇笑謂翁曰：「司空妹倩眼力不差，公子真可人也。」倏具筵宴，勸爵甚殷。席間略詢鄉貫，即語生云：「舍親與郎君言否？僕小女麗玉，素所鍾愛，不欲嫁遠方。然覓婿欲得如仙鄉人物裙屐翩翩者，杳不可得。今得紅絲牽引，文星惠臨，是真石證三生，願即日奉為箕帚。」生離席唯唯肅謝，婉陳曰：「自慚樵櫟，仰托薦蘿，良所深願。然小生實為尋舅至此，婚後三四日，即擬暫返蓬門，事葦再回瀛第，是不得不預陳長者。」婦微笑曰：「公子何匆促若此耶？」翁急止之，曰：「公子孝心，何可過拂，容即代籌朱提五百金，作為旅費。」生心喜，敬諾。

旋即笙管嘔啞，燈火匝地，幹僕引生之曲室，更簇新冠帶，出就氈氍；雛姬三四，引一七八好女子，珠翠綺羅，盈盈自內出，與生交拜，送之洞房。卻扇視女，則荷露桃霞，無比豔冶。生心意飛馳，反恨頃言新婚暫別，未免孟浪，容有意遷延，圖靜好耳。

酒闌燈，聽蓮漏三催，婢妾亡去。生正隱几根觸，而女亦時牽繡窺良人，粉黛間隱有慘悴色。生不知就裡，趨近軟語，代為卸妝，女則拒以纖腕，再近則潸然流珠淚，徐起彈燭，視近闈無一人，始閉門小語曰：「郎亦知死期將近乎？」曰：「不知。」曰：「郎從何處來，何處去，曷明告妾也？」生具告之，女唏噓，欲言又止。生知有變，伏地乞憐。女曰：「妾觀郎君風采，意良不忍，故以機密告。妾麻瘋女也。此間居粵西邊境，代產美娃，悉根奇疾，女子年□五，富家即以千金誘遠方人來，過毒盡，始與人家論婚，覓真配。若過期不御，則疾根頓發，膚燥髮卷，永無問鼎者。遠方人若貪資誤接，三四日即頃有紅斑，七八日即遍體騷癢，年餘拘攣拳曲，雖和緩，亦不能生。」生聞之，始恍然悟，泣曰：「小生萬里孤身，擔荷甚重，乞娘子垂憐，容我潛逃可乎？」曰：「休矣，此間覓男子甚難，郎入門時，外間已環伏壯漢，持刀杖防逸。」生泣曰：「身死不足惜，所悲者，家有老親耳。」曰：「妾雖女子，頗知名節，常恨是邦以地限，無貞婦，願死不願生。郎且與妾和衣眠三日，得資即返。妾病發，亦不久人世，乞歸署木主，曰：『結髮元配邱氏麗玉之位。』則瞑目泉台下矣！」言已，抱持隱泣，生憤然悲曰：「噫！婚則仆死，否則卿死，曷飲鴆同死，結來生緣乎？」曰：「不可，請書居址門巷，與妾紉衣縫中。俾他日柔魂，度關山，省舅姑，受郎君一盃麥飯耳！」生雖書與之，而涕不可仰。入衾共枕，生屢屢不能自持，女悉勸慰禁止。對食不餐，幾與石女天闈，同一恨事。

翌日，翁媪果頓同陌路。是夕，女以舌舐生頸，作胭脂色者三四處，曰：「可矣。」私贈黃金白玉纏臂各二。生訂後約，女悲曰：「恐君再來，妾墓門之木拱矣！」明日，翁媪果踐言，即揮手令去。重到尼庵，尼見項上痕，閉門不納。急以資質巨舫，啟舅櫬，載之南下。夜在舟中泣，舟子疑渭陽情重，奇之，敬禮益恭。

抵家見父，則繼母已歿，納婢為小星。見子甚慰，見腰纏，疑妻弟所遺，不深詰。葬旅櫬，買山田。陳翁善釀，遂種秫開酒肆，得利甚豐。生乃下帷讀，入膠庠。

邱翁見生去，謂其女毒盡無疑，正說媒灼覓東牀，女忽疾發，視之，麻瘋也。翁窮追，惟含涕；媪捫之，仍是處子，交詈曰：「淫婢太不長進，寧定不欲生耶？」月餘益憊，遂遣之麻瘋局。是局，乃長官好善者所設也。因是病，向能傳染，家有一，則全家皆病，雖掌上珠，亦恩斷義絕，無復顧情。

女入局，數雉經，輒見一麻面叟，口操南音者來救止。既而思遡，叟慨然願導引，曰：「老夫黃姓，淮南人，娘子得勿欲尋陳生綠琴耶？渠與僕似曾相識，可同行，僕亦欲東耳。」女自恃惡疾，又以叟邁，欣然隨之。叟到處，重門自辟。至郊外，叟以唾塗女蓮鉤，口喃喃若符咒，即邁步如健兒。感翁德，事之如父，旋拔銀腕釧，易資為旅費。甫至楚，資已耗盡，遂行乞，叟吹洞簫，女口編《女貞木曲》，歌唱沿門，歌曰：女貞木，枝蒼蒼，前世不修為女娘，更生古粵之遐荒。生為麻瘋種，長即麻瘋瘡，銜冤有精衛，補恨無鳩皇。晝蠟盈盈照合盞，儂自掩淚窺陳郎。翩翩陳郎好容止，彈燭窺儂心自喜。妾是麻瘋娘，郎豈麻瘋子。妾雖麻瘋得郎生，郎轉麻瘋為妾死。郎為妾死郎不知，洞房繡閣銜金卮。孔雀亦莫舞，杜鵑亦莫啼，鸚鵡無言願飛去，郎墜網羅妾心悲。郎不見，駿馬不跨雙鞍子，烈女願為一姓死。郎行依舊貌如仙，妾命可憐薄如紙。膚為燥，肌為皺。雲鬢卷曲黃且髡。掩面走入麻瘋局，不欲傳染傷所親。昔作掌上珍，今作俎上肉；昔居綺羅叢，今入郎當屋。月落空梁懸素羅，一縷香魂斷復續。妾雖生，妾不願，守故居；妾既生，妾自當，尋我夫。可憐雖生亦猶死，不死不生終何如？女貞木，枝扶疏，上宿飛鳥，下蔭游魚。鳥比翼者鸚鵡，魚比目者鱈鱓。生同衾，死同穴，衾穴即不同，妾心若明月。月照桃花紅欲然，李代桃僵被蟲齧。女貞木，紅枝葉，悉是麻瘋之女眼中血！女歌韻心酸，叟簫聲淒咽，聞者流涕，爭進以食，不敢呼蹴與。半年，抵淮南，將近山村，見老屋萬椽，青簾出樹杪。叟遙指曰：「向南黃石堆門者是也。子當自往，僕從此逝矣。唯祈寄語綠琴父子，雲海客奉謝。」言已，即杳。

女驚定，詣肆門，見一老翁坐爐側，面目似綠琴，疑為翁。歌前曲，翁擲一錢與之，再歌又擲一錢，女泣曰：「賢郎陳綺，粵西欠奴債不還，迢迢責負，豈一文錢所能償耶？」驚詢，具告之，翁曰：「陳綺耶？豚子也。汝所言，難遽信。渠秋試金陵，不日歸山莊，面當知真贗。」女聞之，即叩以見翁禮，翁送入尼庵中，遣村婦回應，婦皆唾卻走，幸老尼憐憫，得無苦。

月餘，生歸，翁以女詢，生驚惶不知所云。翁曰：「是不可負也。吾家不少閒粥飯，雖易枕席，當養之，終其身。」生伏謝，急趨訪女，遽牽生衣啼曰：「妾遠來，不敢望伉儷，唯冀以骸骨葬君家祖域耳！」生且泣且慰，問何能自來，以黃面面目顯末告。生驚曰：「是吾舅也，其地仙耶！」攜女之家，謀酒庫隙地，臥叢窻中，諸婢咸遠立，不敢近，唯一雛婢，名甘蕉者，獨代撒澀便

瑣事；至飲食藥餌，皆生手調。久更鋪被挈甘蕉，臥女側，亦均無恙。

榜發，生鄉捷，里人爭與論婚，生力卻，父稍稍勸，生泣曰：「兒年甫二□有一，麻瘋女量不久生人世，曷姑待其斃再婚，亦未為晚也！」又恐已去，女無人照看，遂告病，罷南宮試。女以頭觸甕，悲曰：「為妾故，使郎遲嗣續，阻上進。妾死後何以見祖宗於地下？誠不如死。」言已又觸，賴甘蕉救止始已。

一日，生赴戚家飲，遇雨不歸。甘蕉又因病內臥，女聽雨剪燈，搔爬不已。忽聞梁際颼聲，一大黑蛇，粗如兒臂，長幾七八尺，從空颺至。女始頗懼，繼思得果蛇腹，勝於自戕，聽之。蛇身盤屋樑，垂首下欣酒甕木蓋，墜地如擲，吸甕中酒呷飲，頃刻滿腹，欲上縮則木強如枯藤，倏忽墜甕中，攪擾翻騰，力盡，聲頓寂。女燃燈強起視之，斃矣。心憶蛇毒或可代鳩，掬飲升許，心頓清醒，怯煩襟，膚轉奇癢，又掬以洗滌，癢頓止。明日，又潛飲而潛洗之，疾若失，膚之燥者，轉瑩如玉，髮之卷者，轉垂若雲，面目手足之皴者，轉如花如月，如嫩筍芽矣。甘蕉驚喜告生，詢之，以蛇酒告，趨視，則遍體黑章成雲篆，頂有獨角，色殷然。蓋此山蛇王，名烏風者也。

具錦囊綺裙，花鈿珠玉，妝女出見翁與諸宛若，莫不驚為天人。翁曰：「吾幼聞蛇王居此山千年矣，番僧求得片鱗，為人醫癬疥，不可得。孰知天專留此，為吾療賢婦疾耶？」即日備禮為合巹。珠履滿堂，吹鼓筵宴，百里外男婦咸奔至，一覘女之顏色，歸以為祭。

再三年，女生寧馨兒，感甘蕉德，收為室。生卻之，不可。是年春，生試禮闈，入木天，出為太守，專恤流亡與貧病無告者，人人稱眾母。升兩粵制軍，遣材官，招邱翁至，索麗玉甚急，翁假泣曰：「小女命薄，殞謝久矣，明公尚欲尋故劍耶？」生又索骸骨歸葬，翁懼，獻千金為太翁壽，不許。旋訪司空，云：「驚逸墜絕澗死。」生笑曰：「渠真以小人目我矣！」旋命婢扶夫人出，則衣一品命婦服，容光煥發。翁幾驚伏，視之，即己女麗玉也，灑淚問父母安否？翁咋舌，愧欲死。女亦時歸寧，出蛇酒製藥設局，濟粵之患麻瘋者，活無算。年四□餘，太翁猶清健，疏乞終養。歸修舅墓與尼庵，建邱夫人碑，紀事之崖略。至今此山藥酒，尚馳名云。